

# 榆林礼赞 (陕北说书)

○ 牛 来

弹起三弦定起音,陕北说书真好听。  
三秦之北榆林市,九县两区一个市。  
踏上黄土高原路,唱响陕北信天游。  
长城长,黄河黄,雄关古道路漫长。  
丘陵沟壑连沙漠,草滩美景也不错。  
秦晋文化加游牧,手抓羊肉碗喝酒。

## 绥德县

天下名州不一般,绥德出的好儿男。  
公子扶苏将蒙恬,保家卫国戍边关。  
吕布他冲冠为红颜,韩世忠英名天下传。  
霍世杰,霍世英,革命路上好英雄。  
西北革命策源地,绥德师范数第一。  
郝家桥村阳湾滩,革命先辈搞调研。  
石雕剪纸汉画像,民歌唢呐大秧歌。  
油旋黑粉南瓜籽,《三十里铺》好妹子。

## 米脂县

米脂千年文化县,好汉美女数不见。  
三国美女叫貂蝉,李自成揭竿是好汉。  
逼得崇祯皇帝上煤山,大顺王朝仅存八个月。

刘澜涛,马明方,杜斌丞斗志最刚强。  
李鼎铭,杜聿明,政见不同是亲戚。  
米脂婆姨好品牌,米脂县名小米来。  
姜氏庄园杨家沟,绿水青山高西沟。  
佳米驴肉实在香,香不过米脂的驴板肠。

## 子洲县

李子洲,绥德汉,陕北革命最能干。  
撤办设县为纪念,四县划出个子洲县。  
西川南川隔座山,黄芪饅饅好特产。  
安子文,马文瑞,子洲革命老前辈。  
子洲贩煤闯南北,胆大心细爱讲理。

## 抹茶湖畔

○ 蔡 静 波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长安校区有抹茶一湖,问其名之所来,则无人能答。

抹茶湖呈东南—西北走向,蜿蜒曲折。而沿湖自西北向东南、向东方,分别为灰红相间的教学楼、图书馆、学府餐厅、学生公寓所环抱;湖内有两山,南北对峙,中有红白曲桥相连。湖另有三桥,与外相跨,皆为混凝土材质,桥形桥面各异,东向一座平桥,无名;西向一座拱桥,亦无名;唯北向一座拱桥,曰“西齋”。湖山草木兴隆,湖水常年碧绿。学子居此,似居天然氧吧,神清气爽。

春天,乍暖还寒,寒梅吐蕊;惊蛰过后,地气渐暖,万物复苏;周树泛绿,春风似剪,杨柳依依;书声琅琅,最宜读进。

夏日,艳阳高照,湖水调温;清风吹拂,涟漪微微,波光闪闪;鱼儿中游,鸭儿面浮,悠悠自在;学子有成,奔赴四方。

秋季,金玉玉露,满眼红黄;高乔低灌,色似稼禾,煞是喜人;校园上下,张灯结彩,喜迎

新锐;十年寒窗,为梦而来。

冬天,朔风送雪,银装素裹;时令极端,有为之士,方显志坚;读书锻炼,不惧寒冷,恒而有成;不负青春,目在久远。

清晨,环湖行走,树上禽鸟啾啾,清脆之声彼此呼应,尽享和谐之感。

傍晚,观湖景色,桥周彩树闪烁,温暖之色交相出现,如入梦幻之境。

校园美景,随时变换。学子行此,皆有驻足;有人指点,有人拍照;欢声笑语,四季不断。

吾幸居其间,每日行观,鉴湖光山色,赏靓女帅哥;教学之余,虽有杂务,时亦亦然。

## 清涧县

清涧产的好石板,道情小戏唱不完。  
红枣粉条富老乡,清涧煎饼实在香。  
鱼儿游,好景观,雄奇不过笔架山。  
惠又光追随孙中山,清涧起义白明善。  
路遥《人生》好悲壮,《平凡的世界》慨而慷。  
毛主席站在高家峁,写下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

## 吴堡县

吴堡坐落在黄河畔,金牛山上好景观。  
铜吴堡,石头城,张天恩唱红《赶牲灵》。  
天路将军董生忠,文学巨匠有柳青。  
中央陕北十三年,吴堡川口上渡船。  
刀刀碗碗蚕丝被,空心挂面青梨脆。

## 佳县

铁葭州,真有名,李有源唱《东方红》。  
神泉堡吹响冲锋号,响应“李德胜”号召。  
毛主席英明作研判,“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与时俱进”《反徐州》,“日出扶桑”弄潮头。

张达志,阎揆要,乔国桢革命算最早。  
黄河油枣大又甜,白云道观生紫烟。  
地方小吃包头肉,最香不过马蹄酥。  
钞启达,喝面汤,包头街上最理长。  
路生梅,任凤祥,中国好人美名扬。

## 神木市

神木出过杨家将,至今留有古战场。  
王兆卿刚强好同志,“无定河畔六烈士”。

中央红军陕北到,贾拓夫的功劳高。  
张秀山,斗志昂,神府支队王兆相。  
二郎山,天台山,杂碎面(来)粉糊饭。  
红碱淖滴下昭君泪,麟州坊能把人喝醉?  
高家堡古镇五百年,石峁城文明四千年。  
经济腾飞跨百强,年年能上光荣榜。  
大小老板数不见,老百姓看病不掏钱。

## 府谷县

府谷是个好地方,矿产资源实在多。  
煤炭兴县进百强,高岭土储量它最多。  
金属镁,最牛皮,世界产量数第一。  
海红子,数过“跌”(的),黄米捞饭凉不得。  
莲花辿,金龙湾,丹霞地貌第一湾。  
七星庙,余家军,保家卫国传美名。  
二人台,摇三摆,蒙汉文化放光彩。

## 横山区

横山本叫怀远县,昔日的花炮已不见。  
波罗古堡就是美,横山下来些游击队。  
韩起祥,张俊功,陕北说书最有名。  
横山人,人直耿,想想高岗就能懂。  
双城的羊肉实在香,绿豆打进国际大市场。

## 靖边县

靖边人,真实在,烧酒喝醉不胡来。  
芦河酒,土炼油,王虎成家的排骨肉。  
风干羊肉芥菜面,有点内蒙人习惯。  
大夏国都统万城,小河会议定乾坤。  
牛玉琴治沙出了名,丹霞地貌好风景。  
油气财源滚滚来,西气东输大开采。  
千里供气展风采,输送北京到上海。

## 定边县

定边产的好湖盐,经济发展靠油田。  
《荞面皮皮架墙墙飞》,白于山海拔数第一。  
李守林,石光银,世界治沙称英雄。  
羊羔肉,炉馍馍,肝子酿皮摊馍馍。  
洋芋花,土豆节,蔓蔓当成主食吃。

## 榆阳区

九边重镇古榆林,塞上名城小北京。  
红石峡,在榆阳,摩崖石刻好风光。  
南塔北台真威风,六楼骑街天下闻。  
古城好比一条龙,沙陀关就是现在的榆林城。  
报界宗师张季鸾,民国乱世好文胆。  
爱国华侨胡星元,捐了学校捐医院。  
镇北台当初把金兵拦,榆中培养出了刘志丹。  
榆林豆腐实在好,据说康熙皇帝下过诏。  
镇川干炉空壳子,镇川碗托尽辣子。  
榆林小曲真好听,要听小曲到古城。

老榆林,麟州坊,芦河美酒喝得爽。  
拼三鲜,炖羊肉,能来榆林都是好朋友。  
唢呐道情秧歌扭,人人爱唱信天游。  
黄河畔的红枣,山坡坡上的羊,公路铁路通四方。

米脂的婆姨绥德汉,飞机起降就像煮蔓蔓。  
经济发展实在快,逼得西安老大说造怪。

榆林好,榆林美,榆林姑娘就像桃花水。  
榆林好,榆林美,信天游唱得人人醉。  
榆林好,榆林美,榆林的经济在腾飞。  
榆林好,榆林美,榆林的明天会更好!

## 诗 歌 苑

### 母亲的事业

○ 李 尔 莉

母亲的事业,就是母亲的牵挂  
母亲牵挂每一个与她有关的人和物  
母亲把牵挂存放在一个文件夹  
粘贴在自己的左心房和右心室  
早晨打开温习一遍,晚上打开背诵一遍  
偶尔还要补充完善一些资料  
比如蔬菜水果的存量,油盐酱醋的多少  
姐姐周三的早饭,哥哥周末的午饭  
还要视频监督我要好好吃饭  
母亲说: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母亲的牵挂里装有好多人  
有爸爸、哥哥和我,还有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喜怒哀乐  
有小区里一起散步唠嗑的同伴  
还有阳光蓝天、街头的人群和早市上各种声嘶力竭的叫卖声

母亲走进灶房,打开燃气灶  
切菜切肉、和面包饺子、剥葱捣蒜  
一串串咳嗽,回响在每一个香气四溢的黄昏  
蓝色的火焰在黑黝黝的锅底手舞足蹈  
火光照亮了母亲长满褶皱的脸庞  
也放大了母亲事业的前程

到了年末  
侄儿的事业蒸蒸日上  
女儿的成绩名列前茅  
哥哥被评为单位的先进个人  
姐姐的收入翻了一番  
父亲的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我也被评为全市先进个人  
母亲那结茧、布满青筋的双手  
在红布围裙上来回搓着  
嘴里轻声念叨“好好……”

## 槐林五月漾琼花

○ 任 静

的亲戚突然光临寒舍, 锅里的水烧得翻滚着气泡,母亲却不知道下锅的米在哪里,她坐在灶前的小凳上发呆,临了才像下定决心似的端着小盆向邻居家走去。那时候能饱餐一顿大肉包子,就是村里孩子们最大的理想。为了能填饱肚子,我们的饭桌上常常断不了荠荠菜、苦菜、苜蓿、榆钱、槐花等众多野菜野花的身影,可以说大自然就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乐园。

等香椿和榆钱相继凋谢后,四月槐又开始吐蕊绽放了。每当槐花飘香时,一放学回家,母亲就让我跟妹妹跟着邻家的两个小姑娘结伴去采摘槐花。距离我们近处的槐花已被村里人捋了个精光,我们便去很远的地方,在阳坡上选好了槐花最稠密的一片槐林。一到树下,两个姑姑就迫不及待脱下鞋子,也不怕树叶下竖立着一根根钢针般的荆刺扎破赤脚丫子,“噌噌”几下就爬到了树梢上。不一会儿,手臂弯里的柠条篮子就像变魔法似的冒尖了。我和妹妹不会爬树,只能站在槐树底下,踮起脚尖伸长手臂去够那些婆婆下来的枝条。但是与高大的槐树相比,我们的个头实在是太矮小了。我俩眼巴巴地望着两个姑姑像猴子一样已经迅速攀爬到树梢上晃悠悠悠,心里既羡慕又眼气,但是很无奈,只好央求她们掰几枝稠密的槐枝扔下来。

母亲把槐花淘洗干净,拌上些杂和面,放在锅里蒸。等大铁锅里终于不断地飘溢出了悠悠的槐花麦饭香味后,就听到了母亲的呼唤。我们每人盛上一碗槐花麦饭,浇上酸辣香的蘸汁,大快朵颐。其实拌了杂和面的槐花麦饭口感极其粗粝,甚至还有点拉嗓子,但由于饥饿的缘故吧,我们总觉得那时节吃过的槐花麦饭又香又甜,是不可替代的一道美味。

母亲和妹妹们依然在那片槐林中流连忘返。我手拈那穗雪白的槐花,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蓦地从心底幽幽升起,身在王宿里山间,心思早已飞回了距此不足百公里处的山村故园。自从搬离那个遥远的小山村后,我常常情不自禁想念故乡的小山村,思念浓浓的乡音。多少个暗夜里,总会梦见儿时那一棵树飘着浓郁花香的老槐树,令人魂牵梦萦的老槐树上总有两个调皮的姑姑在树梢上晃悠,她们垂挂在臂弯里的篮子,雪白的槐花早已冒了尖。而梳着羊角小辫的妹妹和我总是仰着脸,满怀期待地朝那一穗穗素白雅致的花朵仰望着。

童年那个采摘槐花的场景,停驻在我的记忆深处,像一幅暖色的水墨画,多少年之后,总在我视野的边缘朦朦胧胧地垂挂,槐树枝头的一穗穗花儿,像玉树琼花一样纷纷落下,一夜,一夜,芬芳了我的梦境。